

杉 烧 雪 葬

穿越远古的时候，天上降下三场红雪，化成了雪子十二支，在彝人中雪成了生命之源，人与杉有了互通的灵性，于是，彝人总是占山近雪，以杉为性……

马方久 勒乌伍列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杉烧雪葬

火光中漫山遍野挺拔而高昂的杉树发出

“噼里啪啦”的燃烧声，

天地顿时一片苍茫血色。

连续不断的枪声震耳欲聋，

敲碎了宁静的山峦，

震撼着辽远而空旷的天地。

ISBN 978-7-5411-2488-4



9 787541 124884 >

定价：28.00 元

杉烧雪葬

马方久 勒乌伍列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杉烧雪葬/马方久, 伍列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411-2488-4

I. 杉... II. ①马... ②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2194 号

杉烧雪葬

SHANSHAOXUEZANG

作 者 马方久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面设计 黄小骏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文 诺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488-4
成品尺寸 210 mm×148 mm
字 数 259 千
印 张 12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写在前面的话

我只想说话，像干完一天的活路，傍晚想和亲人聊聊以释疲倦而已。

去年正月十五，我陪父亲走完了他平淡而苦难的一生，他弥留之际的一幕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我很伤心，但我没有放开喉咙大哭，只感到全身冷得发抖。我顿悟到生命真的好脆弱，一秒钟都难以延长，揪心的是结束之前还要承受最后的痛。料理完老人家的后事，我突然放弃了所有的狂想与浮躁，思想回到了属于我的个体生命上，我异常冷静地对我的过去进行了一次次的过滤和梳理。得出一个让我心惊肉跳的结论：我浪费了太多的生命。父亲最后看我的那一眼不仅是嘱托，更多的是期待，他是带着遗憾上路的。于是我决定结束四十年的浪子生活，干点真事。

在郁闷、失意不安中，我的心灵和肉体一直在流浪，我时常混迹于乡村、街头，行走于宁属的沟沟川川，结识到很多平凡的人，品味到不尽的人生苦味。在放弃与游戏的方式中，我被误解着，我伤害了无数的人，也被无数的人伤害着。我脑子深处固执地存留着一个信念；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一个久远的约定。只是这种约定始终清晰不起来，以致灵魂

长久地在天地间飘浮，找不到依附，对于人们的轻鄙，我一直用蔑视的态度去对待，这也许是轻狂，倘或是变态，但舍此，说不定我早已活不下去了。我像困兽般四处冲撞，想撞破四面八方的栅栏，但头破血流，我用一副并不起眼的皮囊把流淌的血包裹起来，不让它外溢，任随它逐渐煎熬成比黄连还苦的汤汁，去敷贴我的生命。在翻越了不惑之年后，我又一次走上我一直热爱着的写作之路。似乎是天意，又似乎是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牵引我，我长期厮守的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突然间在我面前清晰地凸现出来。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而活着，因为他们用太多的爱和宽容始终支撑着我，我要用唯一的笔去为他们立一座碑。我的心成了一个巨大的活动场所，许多见过的和未曾见过的人一个一个地走进来，开始他们的诉说，就这样《杉烧雪葬》在我的心里拉开了序幕，我要用以后的生命去还原一段历史，为一个民族的跋涉而奏响一曲赞歌。

我为这个民族而激动，为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而流泪。

2006年8月

传说远古的时候天上降下了二场红雪，化成了十二支，在彝人中形成了生命之源，人与杉有了互通的灵性。

于是，彝人总是占山近雪，以杉为性……

民国二十年。宁属。

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使嘉拉家族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嘉拉家族世代居住在螺髻山山脉中部的拉达山梁上，拉达山的雪杉挺拔苍劲，地势雄奇险要。拉达山的梁北踞建昌之咽喉——大箐梁子。站在梁子上极目远眺，建昌古城、浩渺邛海尽收眼底；南扼下普格、宁南、布拖、巧家必经之路，东是一望无际的拖木沟大草原。草原上，水草丰茂，牛羊成群。尤其是每年的四、五月间，杜鹃花盛开，花团锦簇，五彩缤纷，花香飘溢……再往东便是连绵不尽的大宁属腹心地带布拖、昭觉、美姑等地。横贯几百公里的螺髻山，其山势峻峭雄奇，古木参天，崇山峻岭之中高山湖泊星星点点，因海拔及阳光原因，湖水颜色变幻多姿，瑰丽迷人。主峰4000多米，为宁属最高峰，终年积雪，人迹罕至。越过螺髻山主峰，下行几十里山地便是开阔而富庶的安宁河河谷，河谷多为汉族人居住，气候四季如春，盛产稻米、甘蔗、香料，且因品质优良而闻名于世，许多



物品成为历代敬献朝廷的贡品。安宁河河谷被螺髻山山脉和西部的横断山主脉夹在其中，上通冕宁、雅安、成都，南接德昌、会理，两山一谷便成了会理、德昌及云南北部的天然屏障。横断山中的金沙江、大小金河天堑更是让人难以逾越，不知道让多少古今英雄豪杰望而兴叹，在这青山绿水之间留下不尽的遗憾。

那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夜晚。

拉达山梁及周围的群山被清凉的月光及螺髻山的雪光所包裹，安详而静谧，听不到一声狗吠鸡鸣。嘉拉家族上百户人家已酣然入梦。自从祖先迁到拉达山梁居住到现在，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日出而放牧劳作，日落而休息生养，过着与世无争的悠然生活。然而一起毁家灭族的血腥屠杀正向嘉拉家族悄然逼近。没有任何征兆和预感，就连最精明强悍的头人嘉拉木基也毫无知觉。午夜过后，两队从普格、布拖过来的人马已在拉达山寨外集合完毕。月光下，隐约可见他们手中握着点燃的火把和各种刀剑。

雪光、月光、刀光剑影汇成一片，透出冲天杀气。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年汉子慢慢行过两队凝神屏气的人马。他面目冷漠而无情，气氛阴森恐怖。他谨慎地巡视每一个人和笼着嘴的骏马，动作仔细缓慢，无言地做着临战前的检查和动员。这是一起不宣而战的行动，他虽外表冷漠而平静，内心却异常焦躁不安。开弓就没有回头箭，这件事必须做得万无一失，如果稍有不慎，传扬出去他将受到所有家支和各地土司的唾骂，甚至遭到血腥的报复和仇杀，想到这儿，一股寒气急速地从他的脊梁透过，但所有的野心和利益又使得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他稍作镇静，闭目仰天。天上繁星密布，万里无云，他告诉自己是时候了，十

几年的谋划等的就是这一刻，不能有半点的疏忽和大意，必须果断地做完这件事，绝不可在关键时刻有一丝懦弱和犹豫，更不能让手下的人看出他内心恐惧。他挪动高大的身躯，扶着银饰的马鞍，翻身一跃，双腿在空中分开，挟着一缕寒风稳稳地坐在马背上。他勒紧缰绳，用目光再一次巡视他的人马，然后从喉咙里滚出几句厚重得让人想发疯的命令：

“点火把，上马，天亮前必须拿下拉达山寨，绝不可走漏一人。”

霎时间，火把齐明，人喊马嘶。两队人马分头向拉达山寨直扑而去。杀手们见房便烧，见人便砍。泛着清冷光芒的月光下，火光冲天，睡梦中的嘉拉家族被完全惊醒，喊声、哭声、惊恐声，喊先人叫祖先，嚷成一片，懵懂中人们不知所措，许多妇女儿童还来不及看上亲人一眼便血溅当场、魂归大山……

嘉拉木基家居寨子中央，他惊醒得最早也清醒得最快，他有丰厚的人生经验，在家支林立，各自为阵的宁属，为了各自的利益会经常发生争斗，有的家族甚至会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彻底被消灭。望着满天的火光和充斥于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他自知嘉拉家族今日恐怕走到了尽头。来不及细想，他冲进马圈，以最快的速度牵出一匹藏青色儿马，然后折回正堂将唯一的儿子嘉拉尔戈从睡梦中拽到院子里，同时顺手摘下挂在墙上的一口宝剑。

嘉拉尔戈十七岁，即使在惊恐中也能看到他一脸的英气。这时，房子已被点燃，整座房子在大火中噼啪直响。

嘉拉尔戈被这一切惊得目瞪口呆，他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尔戈，骑上阿达的马，快从后门逃走！”

“阿达，发生什么啦，咋寨子里到处是火？”嘉拉尔戈已是语句不清。

“孩子，什么都别管，来不及啦。你快骑上马，翻过螺髻山，最好渡过金河，然后弃马步行，尽量走小路，顺江而下到会理去投靠你舅舅家，求他收留你。记住，千万不准停留；更不准再回拉达山寨！”嘉拉木基语调哽咽，泪流满面。

“阿达，我们一起走吧，我不认识路，我害怕。”漫天的大火中，嘉拉尔戈真的害怕到极点，但是形势不容他再哭诉，大火很快将后门堵住，生的希望只在一念之间。刻不容缓，何况外面到处是来历不明的杀手。嘉拉木基的脸被极度扭曲，他愤怒地一把将嘉拉尔戈抱上马背。

“尔戈，记住你是我嘉拉木基的唯一血脉，找到你舅舅，将来重振我嘉拉一族。”嘉拉木基边吼边抽出宝剑，狠狠地向马背拍去，只见马儿驮着嘉拉尔戈飞一般从后门的空隙冲出火海，消失在伴着火光的夜色里。嘉拉木基深深地吁出一口长气，他转回身子，披着满头长发镇静地走向大门口，脸上一片通红。他左手握着剑鞘，右手平挽剑身，他要看看毁他寨子，灭他全族的是什么人。到底是谁和嘉拉家族有如此的深仇大恨，非赶尽杀绝不可？嘉拉木基伫立于院子的大门口，此时，嘉拉木基的夫人已穿戴整齐，毫不惊慌地来到他身边。

“孩子他爸，我都看到了，只要尔戈走了就好。我可以放心地和你在一起了。”

“夫人，都是嘉拉家连累了你，怕吗？”

嘉拉木基的话并不带一丝柔情。

“我者保阿依，出身名门大族，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尔戈他爸为何小看我，我生为嘉拉家的人，死也是嘉拉家的鬼。”

“夫人……”嘉拉木基泣不成声。

者保阿依面目清秀，着深色长裙，头上和双领的银饰熠熠生辉，她静静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庄重而矜持。

大火依然在燃烧，杀声、哭泣声、哀鸣声不绝于耳……螺髻山的雪光、月亮、大地、山林，见证着悲惨的一幕。

各路杀手手执刀枪和烧燃的火把渐渐向头人大院围拢。

“是何人何族对我嘉拉一族下此毒手？嗯，你们快说，让我死个明白。”嘉拉木基怒目环顾，悲声说道。

“哈哈……嘉拉木基，此时还如此勇武，真是一条难得的汉子啊！”笑声中充满狂傲，透着血腥。话音刚落，只见锦衣老者从高头大马上翻身而下，来到离嘉拉木基几尺之地。

“嘉拉木基，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嘉拉木基循声望去，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啊，阿都大土司！”

“算你还认得我，还不放下手中之剑，快快领死！”

嘉拉木基做梦也想不到灭他满族、毁他山寨的仇人竟是自己年年进贡，视若神明的阿都土司。一种被欺骗被玩弄的愤怒油然而起，不觉眼前一黑差点儿跌倒，手中宝剑也险些落地。倒是者保阿依异常镇静。

“土司大人，我嘉拉一族本已是你属地之民，我们年年进贡，岁岁侍奉，好牛好羊，金银珠宝，你是想要就要，想拿就拿，这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下此毒手？”

者保阿依虽为女子，但她毕竟出身名震宁属的者保土



司之家，所以言辞之间不仅冷静沉着，而且丝丝入理，矜持有度。

“好，看在你也是土司之后的分上，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此时已是晨曦初露，整个拉达山梁上除了弥漫的硝烟外，就是飘荡于空气中的血腥之气。

阿都土司猛一转身，背对所有人高声说道：

“嘉拉木基，你看看，你看看拉达山四面这大片的草场，这不尽的财富和四通八达的地势，这就是我阿都土司要灭你满族的原因。多年以来，你嘉拉一族雄踞于此，北通建昌汉人和我作对，南仗你是者保土司之姻亲，对我不理不睬，请问，我不灭你，谁该灭你？”

阿都土司说完再度转身面对嘉拉木基和者保阿依，双眼露出贪婪的凶光，继而又轻叹一声，故作悲悯地说：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难道这拉达山不是土司大人的领地吗？你为何不光明正大的，却要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地杀人放火？何况我嘉拉一族，喝的是顺流之泉水，走的是成形之路。从不与邻为难，滋扰亲友，你为何要下此毒手！宁属彝人本为一家，你不怕遭天谴？……”者保阿依正言相对。

“夫人，人在家中坐，祸自地上冒，他想灭我嘉拉一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到如此，多说无用。”

者保阿依还想抗争，但被嘉拉木基止住。他明白，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无论怎样，今日都是难免一死，他在内心不住地祈求先祖保佑，保佑尔戈逃得远远的，躲过这一场满族被灭的厄运，期待有朝一日报此血海深仇……

“不够，这一切都不够，我必须控制拉达山，甚至更多的地方，知道吗？”阿都土司近乎于咆哮地吼道。

杀红了眼的兵丁一拥而上，夺下嘉拉木基的宝剑，将夫妻俩五花大绑起来。

“将他二人挖去双眼，砍掉双脚，押回古家坪打入地牢，所获其余之人分送各头人家充当娃子，永不翻身。”

阿都土司宣布完命令，跨上坐骑率众人迅速离开拉达山寨。

天已大亮，硝烟散尽，山寨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晨风呜呜低咽，吹起缕缕轻烟。晨光里，雪影下，横七竖八的尸首躺满一地，让人惨不忍睹。

二

嘉拉一族一夜之间被残酷屠杀的消息很快震动了宁属各家支和各土司。各家支头人和有名望的土司纷纷汇聚古家坪阿都土司衙门，他们要了解这一血案的真相。一时间阿都土司家门庭若市，杀猪宰羊，迎来送往，热闹异常。正厅上，阿都土司坐在火塘的上方，一脸庄严肃穆，宾客分坐大厅两边。各头人、土司除要了解事情真相之外，似乎是来比富有的，一个个穿戴豪华，显出一副贵族气派，主人更是不甘示弱，盛酒装肉的全是银杯玉盘，连斟酒上菜的婢女丫头都穿金戴银，雍容华贵。席间果基头人首先向阿都土司发问道：

“土司大人，嘉拉一族自我果基家支，如今在土司大人的属地惨遭灭门大祸，难道土司大人事先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吗？你能在今日给我们大家一个圆满的说法吗？”

阿都土司轻呷一口酒，面容庄严地答道：

“果基头人，问得好，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嘉拉一族遭此横祸，我也非常痛心，我正在派人调查此事。据我猜测，有可能是黄铭德部所为，自从他来到宁属，彝人就没有安宁过，现在又犯下如此血腥大罪。今日是嘉拉一族被灭，明天岂不是我阿都土司所属之地都要被灭掉吗？我阿

都土司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阿都土司此话一出，大厅里人们立刻交头接耳，有表示赞同的，有摇头表示怀疑的，只有会理者保大土司忧伤地沉默着，他身后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此人中等个子，肤色微黑，体格伟岸挺拔，头帕上高翘着一支彩色的英雄结，给人一种威武而精明的感觉。

待众人议论平息，者保大土司才缓缓站起对众人说道：

“刚才阿都土司大人所言并非事实，此次我妹妹家遭灭顶之灾非汉人所为，乃我彝人内部争斗所致，且发生在阿都土司大人的所属之地，你如果解释不清楚，我者保一族将视为阿都土司所为，从此结下不解之仇。”

者保大土司语句铿锵，掷地有声，众头人及土司皆愕然不语，阿都土司内心恐惧，脸色铁青。

“者保土司大人。我们也是几代姻亲，你怎么能如此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该不是对我们阿都属地另有所图，在此挑拨离间吧？你有何证据说明不是汉人所为？”

“证据？好，阿尔五各，将你所见告诉在座的各位头人、土司，让他们来主持公道。”者保大土司针锋相对，毫不示弱，被叫做阿尔五各的就是刚才那英俊小伙子，只见他上前几步大声地说道：

“各位大头人、大土司，在来这里之前，我尊我家土司之命去了一趟拉达山寨，据附近村寨的人所言，当天夜里只见火光冲天，而未闻枪声。我们大家知道，黄铭德的人都是使用枪炮而不用刀剑的，这是其一；其二，汉人掳我彝人，不外为了勒索银钱，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往什么地方送银钱。另外我在查看山寨时并未发现嘉拉头人和者保阿依的尸体，说明他们夫妻二人还活着，只

是至今下落不明。”

阿都土司已坐不住，他陡地站起来打断阿尔五各的话，怒声训斥道：

“此人是谁，竟敢在此一派胡言！来人啊，给我轰出去。”

“土司大人，不用你轰，我们自己会走的，他是阿尔五各，我未来的女婿，也是我者保家未来的掌印土司。”

者保大土司转身扫视了众人一眼又悲愤地接着说：“都想乌鸦不黑，但它身上的确漆黑一片；都想喜鹊洁白，但它身上的确黑白相间。请阿都土司好自为之。”说完，者保土司和阿尔五各愤然离开了大厅，跨上骏马奔驰而去。大厅里顿时乱作一团。

但是阿都土司毕竟不是一般的人，他并没有被眼前的景况乱了方寸，他故作镇静，然后客气地对众人道：

“今天招待不周，被者保土司乱了场面，请各位家支头人原谅。但是，强人他示他的威，我阿都自有我的心。待我查明事情真相，一定还嘉拉一族一个公道。现在请大家好好喝酒。”

经此一搅，阿都土司内心产生了后悔，自己原本想灭了嘉拉一族后，进一步联络各家支好好地和黄铭德干一次，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地盘，但是现在自己反而遭到怀疑。难道在什么地方走漏了风声，他对整个计划和行动认真进行了一次回忆，自认是天衣无缝而又神不知鬼不觉的。嘉拉一族迁来拉达山之前，属果基血脉，果基家势力极大，如果他们前来兴师问罪，阿都土司难成其对手。唉，真是“山峰之上有观者，道路之旁有人证”。他忘不了果基头人和者保大土司离开时那怨恨的目光，而现在最关键的是嘉

拉木基夫妇还被关在地牢里，是杀是留？对阿都土司而言非常难以取舍，杀了吧，可以永无后患。留下吧，也有好处，如果事情败露，毕竟还有两个活人向者保大土司和果基头人交代，只要请人居中调解，自己或许还能在宁属留得一席之地，可嘉拉一族那连绵不尽的草场，成堆的金银珠宝，遍地的牛羊又让他难以放手，想到这些，阿都土司脸上升起一阵恶毒的杀气，他决定彻底干净地除掉嘉拉木基夫妇。大不了和者保、果基成为冤家对头。自己凭着普格的优越地形是可以和各部族进行周旋的。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阿里里呷却给他带来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消息。阿里里呷三十岁出头，为人精明凶狠，他不仅是阿都土司的管家娃子，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血洗拉达山寨的谋划。

阿里里呷气喘吁吁地立在阿都土司面前，惊慌地说道：

“土司老爷，大事不好啦！”

“什么事？快说！”

“求老爷开恩，否则里呷万死不敢说。”

“好，免你不死。快说！”

“老爷，我在清点所获嘉拉人口时，发现唯独少了嘉拉木基的少爷嘉拉尔戈。莫不是趁乱逃走了，嘉拉尔戈虽年少稚嫩，却聪明过人，如果逃走必成大患。”

“为什么不早报？”

阿都土司气得两眼发黑，真是百密一疏，怎么就忘了拉达山后还有一小道直通螺髻山。如果让嘉拉尔戈从那里逃走，以后的事简直不敢想象。但事已至此，必须采取补救办法，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让嘉拉尔戈逃到会理者保家。

“阿里里呷，你马上带二十精干人马，沿嘉拉尔戈逃跑